



君子三境界

□ 石鹏飞

子路问孰为君子? 孔子答:一、修己以敬;二、修己以安人;三、修己以安百姓(《论语·宪问》)。三个层次,三个境界。

修己以敬,把自己的修养搞好,敬,敬亲吧。孔子重孝,孝又分孝养、孝敬、孝顺三个层次。敬的对象是父母、兄长,是谓“孝悌”。孝悌是仁之本,故孔子曰:“君子笃于亲,则民兴仁”(《泰伯》)。孟子干脆释仁为“亲亲”或“事亲”。

修己以安人,把自己的修养搞好,还要安定他人。这个人不是亲人,而是他人,是“仁者爱人”的“人”。怎样“安人”?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(《雍也》),双赢、共和,大家好。孟子之谓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(《孟子·梁惠王》)是也,后世之谓“民胞物与”是也。当然,这个“安人”系从“安己”推衍出来,即孔子所谓“能近取譬,可谓仁之方也”(《雍也》),以自我为譬,涉及同类,是求仁的途径。须指出的是,孔子讲“安人(爱人)”是有自我的爱,不像墨子的“兼爱”爱无差等,故孔墨互融。

修己以安百姓,把自己的修养搞好,还要安定天下的百姓。“安人”与“安百姓”有区别:“安人”是个体、部分,“安百姓”是群体、全部。孔子说到这里,曰:“修己以安百姓,尧舜其犹病诸”。欲修己以安百姓,尧舜都会感到头疼,不容易呢。孔子在《学而》中说:“泛爱众则仁”,意思差不多。李零先生以为,“修己以安百姓”的要求,其实已达到圣人的境界,“尧舜就是圣人”(《丧家狗——我读<论语>》)。

这样去看,“君子”(道德君子而非身份君子)其实就是“仁人”:“修己以敬”是“仁”的第一层次;“修己以安人”是第二个层次;“修己以安百姓”是第三层次。第三个层次,最高。

孔子说“若圣与仁,则吾岂敢?”(《述而》),我不敢说自己已经达到了“圣与仁”的境界,这话有谦虚的成分也有真实的成分。孔子当然是“仁人”,但“安百姓”,孔子并非像尧舜那样有权有势,“圣人”云云自然无从谈起。孔子之“封圣”是由他的弟子子贡等人发起的运动,接着才有政府撑腰。

“君子”(仁人)的三个层次,孔子的追随者孟子又作了概括,所谓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(《孟子·尽心》),窃以为,这个概括,深得孔子之精髓也。

书评

读出中华好“诗”界

——读《诗家十讲》

□ 刘昌宇

中国是诗歌的国度,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,许多杰出的诗人及其精美之作,一直被人们传颂至今。“歌诗合为事而作”,品读那些一咏千年的诗作,如何理解众多名家与名作之间的精神勾连?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央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命题专家方笑一,在其近作《诗家十讲》(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5月出版)中,以史串诗,以诗释史,为我们揭开了中华诗词的神秘面纱。

近年来,广大读者在学习和体悟古典诗歌的过程中,已不再满足于就诗论诗式的解答方式。他们除了想了解这些大咖们的生平际遇之外,还想通过他们的作品,去感知诗中所描绘的情境意境,更进一步地体悟这些诗家的心灵追求,从而在诗声琅琅中,受到美的熏陶和思想上的启迪。《诗家十讲》顺应了读者这种要求,聚焦唐五代至北宋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、词人,遴选出王维、李白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李煜及其代表作,主要从他们百折千回的人生沉浮中,联系当时的年代背景和他们的创作缘起,逐一分析每篇佳作的文学价值、思想意蕴,并通过其人其作的一一展示,为我们生动还原出,一群有思想、有筋骨的诗坛大咖形象。

这些诗人,饱经人世间的风雨沧桑,历经生活上的百般磨砺,却在一次次

奋起抗争中,始终能够秉持自己的人生操守,坚守自己的文化初心,用一首首或激昂雄浑、或清越婉丽、或隽永深刻、或质朴动人的诗章,表达着向上的豪情,抒发着“穷且欲坚,不坠青云之志”的旷达襟怀。李白遭权贵诋毁离京,王维被安史乱军抓获囚禁,白居易越职言事遭贬,刘禹锡革新失败远谪,欧阳修受人攻击外放,王安石两度罢相,苏轼经历了“乌台诗案”的九死一生,李煜更是眼看着江山易主、做了亡国之君……这些诗坛大咖,面对种种人生低谷、政治失意和外界不公正待遇,不仅没有沉沦,相反,却在苦难中挺直了脊梁。他们用手中的大笔,激扬文字,感怀人生,为我们留下了震古烁今的诗篇,为传承博大精深中华文化,默默奉献出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书中,方笑一将诗人生平、人生遭逢及其佳作赏析,精心融会一炉,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,将王维等诗家的仕途命运、政治抱负、人生态度和对生活的向往,巧妙地穿插于诗歌解说中。一条是解析他们诗词的“明线”,一条是诠释他们人生履历的“暗线”,两条线有机地交织在一起,于“文与其人”中,观照着历史,亦观照着他们非凡的诗歌创作。平心而论,这些大咖,除了诗人的身份之外,也是官员、学者,有的还是帝王。但方笑一不慕名家,一律将他们请下神坛,既关注他们

风格各异的传世诗作,又深入其灵魂世界,聚焦其心路历程,剖析其思想演进,把他们当成一个个普通人,而不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个坐标来看待。借助于方笑一的这种多重解构,李白的豪放洒脱,王维的清静淡远,王安石的沉郁厚重,苏轼的纵横恣肆……这些光彩照人的诗家形象,无一不高耸于我们的心田。中国文人的风骨和气度,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质,很自然地就从一首首诗文中流露开来,彰显着中国诗歌的永恒之魅。

中国诗歌历经千年的淘洗,质地绚丽,光耀时空,历久弥新。沉浸在《诗家十讲》深邃的解读中,从思想到心灵,仿佛都受到了一种全身心的沐浴。如今,当我们一次次吟诵着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“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”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等脍炙人口的诗句时,不但会对写出这些经典桥段的诗人油然而生敬意。而且,从整体上,对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,也会有着更为全新的认识。

虽然说,《诗家十讲》只截取了中华诗史上的一个片段,但我们依然能通过它的丰富延展性,沿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血脉,打卡枝繁叶茂的中华诗林,在抑扬顿挫的吟诵声中,与神交于久的中国诗歌同频共振琴瑟和鸣,于击节赞赏中,读出一个蔚为壮观的中华好“诗”界。

掌故

杨慎与嘉靖的拔河

□ 张勇

杨慎是才子,是大才子,整个大明王朝,比他更有才华的,基本没有。尽管如此,你问问身边人,知道杨慎大名的,恐怕不多。不过没关系,他有一首《临江仙》估计无论童叟妇孺,大多都能背下来,就算背不下来,也能唱下来。那就是“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……”

杨慎的学问,绝不是这首词能展现的。他从小聪明,七岁习读唐人绝句,十一岁学写近体诗,十二岁拟作《吊古战场文》,中有“青楼断红粉之魂,白日照青苔之骨”奇句,为时人传诵,引来“长老惊异”,以为王褒、扬雄再世。正德六年,杨慎在殿试中一举夺魁,读卷官李东阳、刘忠、杨一清称其殿试卷“海涵地负,大放厥词”。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,时年二十四岁。

《明史·杨慎传》说:“明世记诵之博,著作之富,推慎为第一。”洵非虚言。纪昀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评论杨慎说:“以博冠冠一时,使其覃精研思,网罗百代,竭平生之力以成一书,虽未必追踪马、郑,亦未必遽在王应麟、马端临下。”因此,作为学者的杨慎,其研究成果被《四库全书》采用的很多。明思想家李贽在《续焚书》中说:“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,人品俊伟。然得弟读之,益光彩焕发,流光百世也。岷江不出人则已,一出人则为李谪仙、苏坡仙,杨戍仙(即杨慎),为唐代、宋代并我朝特出,可怪也哉!”能让这位驰骋于儒、释、道三界的晚明狂人顶礼膜拜的,除了杨慎,同时代里挑不出第二人。到民国时代,国学大师陈寅恪也说:“杨用修为人,才高学博,有明一代,罕有其匹。”杨慎的学问非常广博,经史、诗文、词曲、训诂、音韵、哲学、金石、书画无所不通,天文、地理、生物、医学各领域全面涉猎。其中最优秀者当数文学,他一生一直没有间断文学创作,且群体兼擅,留下了诗、词、曲、杂剧、弹词、小说、民歌谣谚等数量众多的作品。又在大量创作的基础上发表了许多对文学的真知灼见,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

学思想,留下了《升庵诗话》《五言律祖》《千里面潭》等著书。

杨慎为人正直,不畏权势。他看到明武宗朱厚照不理朝政,喜欢到处游玩,便不避斧钺,敢于犯颜直谏。正德十二年(1517年),杨慎呈上《丁丑封事》的奏章,批评朱厚照“轻举妄动,非事而游”,谏言他停止这样荒唐的行为。为此,杨慎还写了《丁丑九月》《定州书事》等诗,予以讽喻。可是朱厚照根本不理睬,依旧不理朝政,我行我素。正德十六年(1521年),朱厚照终于死了。因为朱厚照无子,张皇后与首辅大臣、杨慎父亲杨廷和商议,由朱厚照的堂弟,当时年仅15岁的朱厚熹继位。朱厚熹即位后,授杨慎为翰林院修撰、经筵讲官。朱厚熹就是明世宗,其年号为嘉靖。杨慎利用给朱厚熹讲书的机会,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进行教育。如他特地选出《尚书》里《金作赎刑》这一章,对朱厚熹讲道:“圣人赎刑之制,用于小过者,冀民自新之意;若大奸元恶,无可赎之理。”朱厚熹不喜欢接受这样的教育,常常借故停止杨慎讲书。

这样一位少年奇才,在其青云直上的任途中,后来忽然陨落。起因正是“大礼议”事件。原来,世宗即位后,想追封尊崇自己业已亡故的生父兴献王,然而却遭到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廷臣们的反对。廷臣们的意见很明确:继续必须兼继嗣,世宗应以孝宗皇帝为“皇父”,以孝宗皇帝的皇后慈寿太后为“圣母”,兴献王、妃为本生父母,不能加封。显然,廷臣们的意见严重地违背了皇帝的初衷,其后双方争执不下,直到嘉靖八年才画上句号。在这场史称“大礼议”的事件中,杨慎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之一。

为了抗议嘉靖皇帝逮捕大臣,杨慎还串联了一百多名官员在皇宫外面请愿示威,动静闹得挺大。嘉靖很丢面子,心里很窝火:俺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,不过是走一下过场,没想到你们还当真了,并且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,真是不识抬举。皇

帝很生气,将领头闹事的人按在地上用板子揍(廷杖),杨慎也几乎被打残。如果不是他老爹的面子,估计小命也难保。但杨慎不屈不挠,继续提意见。一来二去,嘉靖皇帝彻底失去了说服教育的耐心,又一顿猛揍之后,干脆撤销了杨慎的职务,将他发配到云南劳动改造去了。他的老爹也受到了牵连,丢了官帽。

杨慎从踏上滴戍之途的那一刻起,就誓言决不成为“天地之蠹”。他不想闲度日月,惟有能做的就是创作与著述。那时的云南,文化并不发达,典籍很少。杨慎凭借自己的苦学、实践、记忆,在读书、考察、游历的过程中写出不少关于云南山川风物的笔记。他的《滇程记》《滇载记》《云南山川志》《南中集》等等,收集了《古今谚》《古今民谣》等等选本,以及《南诏野史》《云南通志》《云南山川志》《记古滇说》等等注释性书籍。

“大礼议”纷争使杨慎这个状元郎一变而为滇海囚,且一呆就是39年。杨慎跋涉万里,备受艰危,到云南滇城(今昆明)时,已病得奄奄一息,地方官吏仍然逼他立刻动身去永昌卫戍所。自嘉靖四年到二十七年(1525—1548年),虽不断有人奏请赦免滴戍诸臣,但上言者往往因此获罪。嘉靖十六年(1537年),刑部请准赦还滴戍的142人归里,但对于杨慎等8人,却决不赦还。杨慎直到72岁死于戍所,仍未官复原职。

嘉靖与杨慎,一个是皇帝,一个是状元;一个是学生,一个是老师。两个人都拒绝和解,拒绝屈服,都在与时间拔河,看谁能坚持到最后。不幸的是,杨慎比嘉靖大了十七岁,年龄上不占优势。他病死戍所后,嘉靖还当了7年皇帝才离开人世。1566年,嘉靖的儿子朱载堉继承皇位,是为隆庆皇帝。他登基当年,便给杨慎平反,追赠光禄寺少卿。平反书中载明是“奉遗诏”。意思是说给杨慎平反是嘉靖的遗旨。这种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的政治策略,明眼人一看便知。

春城晚报

开屏新闻App
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